

盡忠錄序

楊一清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滑夏之初少陽陳公與布衣歐陽澈
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
之在人心皆其所自盡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
可誣也顧諸臣皆死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於奸相其本
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懼不曰遷都
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仇以張魏公
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割地
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

墟中原不左社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己於戲古之以諫死者逢干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尚爲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於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奸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涉脅持之嫌使奸人指以爲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不能從容納說乃於立談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存亡在呼吸間救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陽姓

陳氏東名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祕閣脩撰近丹陽太學生孫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於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師請予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况少陽精忠大節如此今讀其書凜凜有生色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可以不書於是乎序正德十一年夏四月朔旦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郡人石宗楊一清撰

宋少陽陳先生盡忠錄目次

第一卷事實

宋追贈祕閣脩撰陳公遺像

自贊

行狀

宋史列傳

第二卷奏議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登聞檢院再上欽宗皇帝書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三十日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 二月五日

第三卷詔勅書劄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四月八日

官陳東太學正錄省勅 四月九日

辭還恩命書 四月十六日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來書缺七月七日答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與陳公書 七月 日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

第四卷奏議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八月十九日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第五卷詔勅書劄

家書 建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李猷贖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 此序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于此

少宰吳敏尚書葉夢得上陳東死事建炎三年

特贈陳東承事即御旨二月六日

賜錢詔四月 日

學士滕康奏五月四日

諭宰執五月 日

賜田勅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

追贈陳東朝奉郎祕閣脩撰誥八十一日

官陳東弟處州錄事參軍勅缺

官陳東壻楊中和忠翊郎勅缺

官陳東壻潘好謙迪功郎麗水尉勅缺

官陳東子嗣宗知清流縣勅缺

贈陳東朝請郎詔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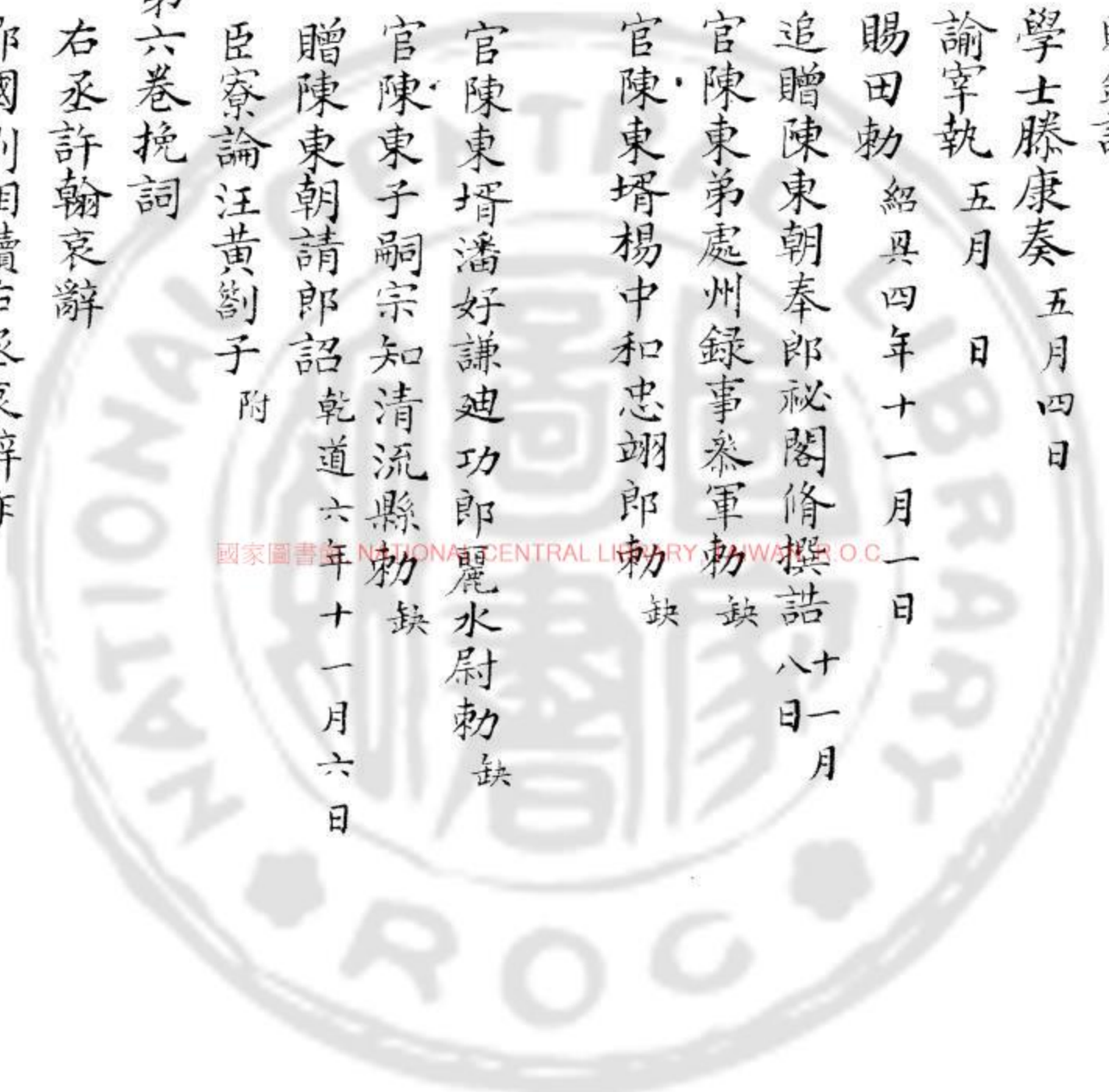
第六卷挽詞

右丞許翰哀辭

鄂國劉相讀右丞哀辭作應

丞相李綱被詔贈陳公忠義感痛詩

張待制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詩



張光輝挽詩

王之楚讀諫草詩

陳主簿才卿哭祕撰先生詩

徐春中哭祕撰陳公鄉先生詞

吳主簿澄清題塔詩

何元泰挽詩

丹陽縣知縣趙時璫挽祕撰陳公鄉先生詞

文靖公挽詩

劉宰題少陽先生像贊

第七卷題跋

劉宜孫跋遺帖

弟南跋家書後

曾季狸讀許右丞哀詞跋

周必大跋陳歐二公遺事

李大有盡忠錄序

尚書楊邁跋奏議

胡司法攀鱗跋

樓瓘跋

樓尚書鑰跋

秦州野人跋

孟忠厚跋遺帖

劉槩跋

待制李純跋陳歐二公行實

劉宰跋建炎第三書

潘彙征跋遺稿

王遂跋建炎第三書

樓申之跋

李大同跋

羅御史愚跋

許元實跋

劉希仁跋遺稿

留守司吳潛跋

衛价跋

脩撰桂如虎跋

徐制幹跋

陳宗跋

章運使琰跋

制幹伍霆跋

滕康跋

按察使王邁跋

孫應鳳跋

汪濟之跋

印應雷跋第三書

許竊炎跋

朱運使文炳跋

丞相江萬里跋逸傳

李提舉節跋遺草

趙時寶跋

翰林學士胡儼跋祕撰誥詞

都御史畢亨跋贈誥及臨終手書

祝允明跋建炎第三書草

鎮江府知府林魁墓表

第八卷遺稿雜咏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律詩三十韻僅存二韻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李明遊兼勝亭有作三首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虞章

彦雋母輓章二首

穎川二絕

次韻士繇惜別

次韻趙予可彈琴二首

與士繇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題吳公輔菴

茶

送友人喪二絕

徐氏哀詞代作

七夕西江月詞

右少陽公之論凡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薦者二書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撰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死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

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
重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勅劄者序其年也後雜詠於哀挽
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之孫大
有序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恐即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
君爲民之勸也太學生孫思和爲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第
三草嘗刻於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
有飄然集後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
正德乙亥後四月晦後學陳沂魯南記

西林二十一世孫韶樂手錄珍藏



宋陳少陽公盡忠錄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贊 此贊當自有
布衣像也

生本假借誰識其真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地使我與物為春終當有歸
高閣麒麟

行狀

弟右修職郎處州錄事叅軍南撰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齊考諱震自五世
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
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
于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定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
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為親榮君奈何以是污我耶政

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於廷或謂事
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夤緣獲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
以齋長預焉一日輒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
而不可得公何遽辭焉曰寧有是事萬一有之吾何以僥倖進身耶同舍
生力挽之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哀毀成疾終三年
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
其^狀奸往往怒髮衝冠見者為之竦立宣和八年金人寇河北徽宗倦于勤
淵聖皇帝即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
關國家涵養之地豈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

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以拒虜用李綱神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懾欲爲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恟恟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即起二公於廢籍中金人聞二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觀俄至數萬奈其書爲奸人蔽塞不即通軍民因毀闕前欄楯擲登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前爲奸也乘勢鼓噪殺御藥朱拱之等至搽其膚髮公止之雖甚力衆怒譁不聽有同舍生前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盍且逃死乎公笑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等何罪吾今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衆曰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衆皆識二公丰采遂稍稍散去寔靖康元年二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以脅持君父爲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免淵聖復降內批付山曰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令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率學官請公或曰君可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子禮士如此吾何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敏請以官命公寔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

辭不受夏五月因謁告歸省公親既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閤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酒爲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犯京城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向慟哭或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即位于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寢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耶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狀申尚書省不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潛善議欲遷都建鄴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決策親征又論遷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事勢已不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以微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蔬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書既上潛善以公言逼已廼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蓋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黨朱御藥輩而孟庾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既有殺公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畧施行之方

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熟寤寐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語吏曰朝廷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容我寫家書吏曰不敢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遒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死面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為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士胡壽為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死為言者上始驚悟即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鎮江叅知政事王綯為上言曰昔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贈錢五十萬紹興

四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詰詞御筆云云初王綯既言公以忠死上即命賜其家官其子綯退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三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夢白蛇自身外繞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怪之及訃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後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潘好謙右迪功郎處州麗水尉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卒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公之配吳氏而嗣宗尚在孩抱乃謀諸姑請于朝令南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

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鞠于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
謹而吳氏視之如己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友愛人不知其異母焉
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恂然宗族姻婭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
財重義賙人之急雖質衣冠不靳也爲文章不事華麗命意立言必合風
化有詩文數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憤世嫉邪之志當宣和
末羣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危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葺齋酒
酣聯句爲樂衆皆頽然不能落筆公獨爲古詩云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雪
飄飄洒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
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
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
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鄴都獄急使飛雪
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云
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措意類如此在淵
聖皇帝朝凡六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
太學人人言殊雖平日與共腹心者然亦忌憚蓋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
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
焚香危坐默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
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翕然願從俄而祭酒謝克

家司業望之博士孫覲坐堂上克家曰聞邇率諸生伏闕奈何俱不答敢至覲則曰太學何蕃蓋所以稱於當世者獨以此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書何爲公亦不答即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於縣之尚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肯未爲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邦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朔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譴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

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邱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且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闔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有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鬻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

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

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笈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三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公子遺腹故官有史竟云無子服親一人時在襁褓故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按詔與行狀皆錢五十萬以文計也此云五百以貫計也

宋陳少陽

奏議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罷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兇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闕一段又况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

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
竊為陛下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
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効死為陛下用於是賢
材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
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
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真宰司京天資
允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
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
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
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
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
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
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姦狀故此數人為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
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傳騁柔曼
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
私家四方玆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姦賊
狼藉縉紳不齒觀其所為大抵效京朔方之學黼實啓之是時童貫實同
其謀貫本與京結為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為太師進封王爵左右

指使官至承宣閣卒庖人防圍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
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
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
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為貴親隨享賞先及夫以師之身目常在大將旗
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
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
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
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
惡抑何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
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蓋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
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黜污者一時苟
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
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為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命而已不聞天
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
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
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
焉可勝寒心頃者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在
州郡據堂廟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輒違

臣等聞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則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談益熾奪民常產重歛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即諷監司捃摭它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嘆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勛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勛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勛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餒可炙出入禁闈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搔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遣人盡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松—栢輒用黃紙緘題以克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于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擊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

肉而勳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
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
痛情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謂太上
罪已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已
歛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于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
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
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致
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
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
從而結怨於二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切謂此六賊者異名而
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
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
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無此六賊黨與之盛徧
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
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更有之曰去河北羣
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况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
懷異志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弟恭此
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常恨未得上方斬馬劍

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冢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勛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勛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勛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勛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盜起米斗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為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于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于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為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為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征親之詔一出

虜人心破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未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即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爲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况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寮以至民庶嘗許實封直言得失臣幸遭不諱之朝遇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

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運使宋暉是京子攸妻黨
京即委暉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貫前出討方寇市恩亦衆兼聞私養死士
自為之備臣前日上書言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
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後必假
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
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聞京勛父子欲歸於湖中恐歲月之久東
南又有數郭藥師矣其為患豈夷狄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計不敢
默默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仍乞檢會臣
前書一併行遣却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
子之恩以安宗廟又况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辨之不早噬臍之
悔何及臣願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言及此
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三十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
童貫梁師成李彥卣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
聞檢院上書言京勛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恐迤遲渡江假藉威
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
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彥卣曾施行然罪大謫輕

未厭公論京劾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
臣竊謂朝廷方因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
之急殆有甚于夷狄者况夷狄之兵皆由羣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
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默臣昨日聞諸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
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為數賊挾之而前公路劫持則
無所不至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
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止行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
劄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赴江
浙其隨駕衛士盡為羣賊斥之而回聞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
失聲號慟童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自橋墜淮者凡
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道傍僅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
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
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為陛下憤陛下父
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上皇今為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
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
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壻其弟虛中聞亦竄而往蔡脩京
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暉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
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勛有一鄉附己之衆

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
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父子使之離間非
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非
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何尚不忍於此也臣
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
惡臣每得之縉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真是儉佞自其容貌視之似不能言
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賊最爲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靖其實招權怙勢
侵我綱紀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
諸己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

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餒傾轡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
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己格或一背違輒
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恃以自異者無如及第
出身人主所寵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
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前使充使臣之役
即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爾非特以左右奴僕玷
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
人皆以獻頌上書爲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
納及非泛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舉者聞每

名獻師成錢七八千緡師成便與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薦既衆即
又轉令張補等將上其他權幸遂相効以貫利師成實欲之每遇賜第唱
名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
體國家選舉之法為師成壞亂幾至掃地此事縉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
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
其數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吏贖立工徒以進
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
師成實董其事因而偷盜官錢不知紀極尚不察其所為而惑其足恭詐
偽必以為真能廉靖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忠
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夤緣
為姦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耽嗜無
厭不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
明獨照洞察其奸必不為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為姻家京黼勳彥又其
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存深念陛下威福之
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羣賊等輩倚為奧窔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
天下以慰太上之心胡由得為哉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
區區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際見臣更請以比日所聞為陛下言之前此
上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數賊實嘗撓之而

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皆來至殿上而師成實為謀始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為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久欲不利于陛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於是揚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為飾甚至男女衣着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倡為讖語以撼國本羣賊和之更相夸尚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况蔡京久事

上皇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為虜賊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即逃遁朱勛父子勢傾江朔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已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為君分諫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已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畧不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覺實自數賊啓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幸免耶或尚使之出入禁闈而無所忌憚耶江朔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

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為無采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賞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為此書而或見譙曰上方以夷狄為患子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為上計而乃汲汲于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前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於手足羣賊之患實在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痾豈能為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寧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鑿之域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我未有不亡者也今賊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孰不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虜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繫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幸陛下留神存瀆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

二月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為邦彥等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豈足為辱况視怯示強竒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闐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為陛

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
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智特從
網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網之力豈曰
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
帝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
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
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
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
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適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
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
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
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網小失因緣沮毀陛
下若聽其言片網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講和則既
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
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
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
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
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矣聞朝廷又欲

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勳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奠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于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思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賞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為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

遇日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
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姍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
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翌
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
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不見以收私恩其意安
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
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肯
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
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
船或結木筏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備者
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姍臣譖逐數年不用
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
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
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
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興雲中
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
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
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

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事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閭外之事盡付神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矣臣等亦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俱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者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



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宋少陽公盡忠錄卷三

詔勅書劄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已盡下或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今始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四月八日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

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雷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恩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過之繼而百姓誼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爲亂之意哉東非學問淹談喜論天下事亦少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於朝必能爲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蔽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沮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省勅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 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勅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辭誥命書 四月十六日

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於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奸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奸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錄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閤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以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寵命臣誠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舉肄業鄉校十有一年貢至辟雍升入太學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段闕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相子孫遂

補文資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叨冒官爵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知名位亨崇不厭公論率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之類溷濁搢紳躐等妄作衆心不平臣每遇此輩心甚蔑之竊謂一旦官曹澄清真可付之一笑臣正月三十日檢院上書已及其大畧矣方欲再有申陳欲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為先務而前日一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之而於學校科舉之外妄受官耶况臣伏闕上書豈是得已之事事干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况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又遠者則韋布芻蕘之言豈能

遽達乎。臣等諸生熟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閣庶可即達。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於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遭北虜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誰敢懷奸誤國如京等耶。夷狄聞之。必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於

初四日早聞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恟恟。可畏。臣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為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為陛下言之。豈敢於此虎倖官爵。况十二月二十七日六賊者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六七輩亦方用事。臣等以布衣一介。觸忤權貴。命如綴旒。兼王時雍攜開封府劄子數人及兵侍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意欲便誅臣等。又王宗濋亦欲以殿前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耳。知有陛下耳。曾何此之恤。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使宣諭臣等。

則臣等皆即死於二人手矣臣若覬覦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於斧鑕之間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劫天子臣今受爵命則是當時合衆以要陛下果中時雍之言萬一朝廷或聽時雍之說臣等死有餘罪兼宗濂時雍各嘗出榜學門指伏闕上書爲意欲作亂一曰當行軍法二曰當置極刑又時雍受李柎之屬欲根治諸生皆置於法蓋聞諭其鄉人之在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事人數百輩欲掩不備盡執諸生誅之若非陛下急賜止絕臣等諸生幾無噍類宗濂時雍又日遣人在太學察視諸生動靜至今不絕使一學之士惴惴然不得游息於其間二人各騁私忿如此安知陛下之待諸生正不爾也臣又嘗見尚書省榜示吳敏劄子申雪李邦彥之寃謂邦彥主和議用李鄴以成功乃引高歡事陷臣等於叛逆之域臣等^{李敏}以忠義報國而乃爲敏時雍等歸以惡名臣等諸生日夜憂懼苟不能湔洗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罪於名教臣豈宜更因此以受官爵不知朝廷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舉措不審如是耶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嘆綱於臣等何有兼一日之間十餘萬衆豈人力所能遽集此固不敢以口舌辨也然臣獨怪今諸大臣往往皆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衰撥亂宵旰不

違之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宜少懈今乃上恬下
嬉猶多暇日反汲汲薦臣以言臣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願
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勞國家助陛下大有爲於天
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
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脩而夷狄未易攘也方
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蠱弊正須振頽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
可奈何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大臣
懷私此方今之大患也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
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
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
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違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
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
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
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兼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
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
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
上有為之營救者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傳會牽合以蔽
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陛下當毋有以察之

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
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癉惡以成中興之功宰執大臣各當赤心
以助陛下何苦懷一蔡氏害國大計耶不過以為昔吾致身於此卵
而翼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嘗回首思之乎蔡氏所以恩我者朝
廷之官爵耳今不負蔡氏即負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朝廷寧
若負蔡氏况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用心也
苟事干天下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致一言之
救石碣亦不敢輒私其子厚也况朋黨乎臣等諸生前此上書無慮
千百輩其間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宰
執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在東宮時固已備
知其罪不待人之言也臣請摘其包藏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
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
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
京乃令改名曰朝京欲為天下朝已之識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
為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為退宋之識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
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決興化
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侯之告變而繆為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起
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臣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

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復道曲河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章章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已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攄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爲掩覆凡文欵及京者必令焚毀京遂幸免其後攄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以爲王莽無疑幸

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爲宰相卞爲元樞弟兄專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醜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倖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適在陛下即位之初北顧驚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勔等盡繫家屬強挾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軫聖懷蔡氏父祖子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爲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決意他

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爲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興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黨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每著聞京前日在拱州日夕飲宴聲樂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攜花飲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者攸之爲人驕淫狠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響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政燕山之役缺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夷文采瞻蔚自其少時已屬名節其心事犖犖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遊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遊往往附之頃遭年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畧見施行朝廷命以官東陳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器今伏窮巷菽水奉親俯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畜積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銜爲忘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止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即日
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
示到照牒一道舉諫應詔赴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
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老
倒屣踈涉世迂濶生四十二年矣未嘗修進謁之儀以干公卿大夫
頃在太學爲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閣下夤緣避
逅獲一望丰采然恨未足少款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污
薦墨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尤非敢當者東不肖無狀暗於自揆
逢時艱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
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哉向者少宰吳公嘗以區區亦請於上
命之以官東於是循牆走避上章抗辭至於數四僅乃獲請朝廷益
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僥倖進身
耶閣下之意則厚矣閣下無乃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
主所爲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之賢乎不敢
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投連粘封授來价繳納伏望提舉監
丞朝議閣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
伏祈爲國保重不宣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與陳公書

子崧謹再拜致書於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致傾覆皇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首再三而不知耻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伏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府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歎血爲盟以屬於衆及成之日邦昌以書見告反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奉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遁到指揮甚愜公論而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切聞公有遜避之意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右少頃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况主聖臣直欲大有爲之時幸無多辭亟赴側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於判府安撫延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草野跼伏曾未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頒示公牒并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畧通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命事科舉遊學校欲令

以官學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於是合在學生千百輩扣閣一吐之冀裨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大死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牆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爲世幸民已是過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向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爲患遂至

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鑿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軀頂踵爲國復恥如東之愚何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側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効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毫楮可具旦夕俯伏階墀諸

容面陳不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少陽公盡忠錄卷四

奏議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知，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爲輔相者也。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僞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

所措雖愚夫愚婦朝夕所嚮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即位
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手加額以慶聖君賢相之出有志
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
之不暇臣七月十五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祇受五月十日聖旨
令臣發來赴闕續准尚書省劄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於七月二十
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
詔呼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臣竊意陛下必欲聞天下之
言臣謹齋戒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報陛下知遇之萬
一而其書未及繕寫之間於十六日晚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
下差人押出而綱即復出省人情洶洶相顧失色咸謂李綱一出即
陛下孤立天下事去矣切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
人願綱爲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爲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
爲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陛下爲中興主也君臣相遇如此真所
謂千載一時宜乎聖賢相投人不得而間言陛下必推赤心於綱腹
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膽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爲容
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天下於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
就矣今綱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切聞道路之言曰綱所坐正以薦
舉張所傳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亮逗留不進朝廷大臣有力請

陛下罷此二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不可罷願貽陛下之怒以故求去甚力臣竊謂君臣之間正當可否相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爲和今乃輕爲進退何至是耶伏自陛下即位李綱爲相亦既有日矣曾不聞有大設施乃始知方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樂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爲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真可任天下之重陛下今既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爲天下賀陛下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果如何陛下又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竊以爲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亦不可以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况在今日正當持危扶顛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豈當事形迹之嫌容易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偷合於其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爲心也綱若必去是不忠於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爲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爲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爲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繫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

復有前日之變訪聞金賊粘罕嘗有言曰种道已死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考綱舉用張所傳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於有爲敢任難事傳亮知兵有智畧紀律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其逗遛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前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况闔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中御也况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解機職願且督張所傳亮前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即用之以成中興之

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於陛下有私恩耳臣竊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爲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於閑逸之地保全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爲左相汪伯彥爲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所裁書以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即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衆李綱爲相四而論者亦不一陛下如留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爲陛下論綱之得失

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彥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爲相謂所亮可任爲將謂伯彥潛善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謂潛善在前朝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健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爲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以草茅一介之賤荷陛下記錄姓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耳死生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於七月十日准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牒備准尚書禮部符及開封牒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即時祇受前件旨揮尋即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赴行在今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學請假歸省祖母母氏退伏閭里未幾乃聞金賊再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身在畎畝之中而乃心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杳聞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國威大振賊虜殄滅夏四月乃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兩宮蒙塵九廟危辱金枝玉葉墮落虜營逆孽藉勢僭

竊大寶羣邪輔之更姓易號臣始聞之不以為信竊謂開闢以來寧有是事惟五代石晉以契丹得天下衰弱不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為夷狄所滅我祖宗誕受天命聖聖相繼積累憂勤深仁厚澤格于上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况今諸將之兵大會畿甸母慮百萬自當左右前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為信也此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異姓為偽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忽覩五月赦書知陛下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顧曰幸矣有生意矣再覩天日之光矣庶幾其復見太平矣方欲求田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如是而已矣豈意陛下側席幽隱首及微賤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肖無狀敢不奮感激竭忠盡愚圖報萬一恭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詔搜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竊謂陛下必欲聞芻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頂踵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為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耳處之甚易亦甚難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於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為者矣臣謹一一奏聞惟陛下裁擇一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

二聖必相痛哭涕淚交流又况陛下孝弟之至神聖所鍾想見思念
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竊以為徒能憂思於事無益陛下
必欲二聖鑾輿早還若莫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而強以取若欲早
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切邀請却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彼之強二
聖鑾輿永無回日昔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羽謂高祖若不急
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
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智勝乃為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今我公
者即是汝公如欲烹分一杯羹太祖豈欲人殺其父乎事勢迫切乃
為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陛下今於金賊
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剝折虜氣使知
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出而下天下之人莫不鼓舞願
為陛下效死一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虜人雖強豈不遠
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臣願陛下刻意圖此一臣竊謂當今之事何
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為急務伏惟陛下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
族盡征沙漠陛下以一身孑然獨立於億兆之上宵衣旰食北顧憂
思必欲報復夷狄之恥迎奉二聖鑾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
兵親征誠不可緩何以言之犬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驕惰彼必謂
我已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惰賈勇而前一擊必

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陛下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
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可用只緣前此將帥非人懷奸賣
國剽抑軍威欲戰之兵乃不得戰鬱憤喪氣至於解體如欲用之在
陛下能舒其憤興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
憤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欲舒其憤興作其氣正在
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效死一戰奈何諸將
率爲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爲國禦敵乃下令曰殺虜者死偏裨
小將有能率衆殺虜人立功往往主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
挫竟無鬪志天下所以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人傾
心拭目日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
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者失天下
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建明耳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
以陛下爲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疑不敢發端是以一切主兵
之臣得以藉口劫持陛下自道其罪臣竊怪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
耶豈不聞陛下向者爲親王時狂虜犯順恃強要質勢不可遏淵聖
皇帝篤愛手足不忍啓齒惟時陛下奮然請行畧無難色聞嘗奏之
淵聖皇帝曰爲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在軍中遂不用兵害國大
計其諭朝廷亦爲此說天下聞之賈勇增氣咸壯其言仰嘆聖質英

特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果敢可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爲大元帥當時陛下致身於國及爲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陛下數欲進兵取南仲者竄走帥府剛執和議沮陛下進兵之意又聞曹輔移文沮兵帥府官屬類多沮遏陛下失在聽信過當爲數人者惑亂聰明遂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爲無過朝廷大臣乃欲陛下諱過自寵臣所不識自昔聖人未免有過不聞諱也孔子有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爲大臣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大計臣願陛下特降詔旨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人上不欺天禹湯罪已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陛下乃在南仲諸人之徒陛下便當大正典刑而誅殛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夤緣幸免罪戾爲安撫使如范訥爲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被命主命勤王之人並皆坐視君父屈辱逗遛不進朝廷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下大正典刑其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加厚賞庶使刑賞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皆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前日之兵不得戰繼今以往竭力立功前日用命不得賞者今當必得次第受賞天下之憤何爲不舒天下之氣何爲不作更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

下天下之人當知陛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夷狄之仇必欲一戰以復其恥莫不捐軀效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爲兵更願陛下選將治兵奮然親征驕惰之虜一舉可滅恭惟陛下聰明英睿者聞夷夏天下共戴陛下爲中興主陛下若以身徇父兄天下當以身徇陛下二聖奎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爲怯懦之輩苟且其說惑亂聰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一臣在外方聞之道路其言皆謂朝廷大臣力請陛下遷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憂駭謂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來帝王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荆楚地後世偏迫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晋板蕩河洛腥羶琅琊王者宗室疎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既崩因而就立是爲元帝初非特地遷宅於此自時厥後中原之地乃爲盜有劉石慕容攘奪僭偽宋齊梁陳終不復晉之東初席未暇煖遽有王敦起而爲亂元帝乃欲歸避琅琊明帝英武克清大慙未幾蘇峻復起歷歸成康哀穆寔以衰削宗廟血食雖已百年子孫享國類皆不久劉裕蕭二齊以及陳氏其創立也亦必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者一無長策貽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迫蹙不拔之基此非其所矧今二聖北狩未回宗廟在京陵寢在洛陞

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即是陛下遠棄父兄遠棄宗廟遠棄陵寢為自安計臣竊妄意勸陛下者必皆東南之人意在自便墳墓之奉俯仰之養不為國家長久之策陷陛下於不孝不弟臣嘗聞之在真宗時契丹入寇直至澶淵勢已迫近當時大臣有勸幸蜀亦有勸幸江南者皆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真宗皇帝深燭厥理遂從其請車駕既至登城撫軍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攬遂大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真皇親征之力臣願陛下決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效如臣之末學智畧踈淺豈敢不揆自方前哲惟是陛下聰明英睿真可勉力以繼祖宗金賊二帥亦

撻攬耳何足道哉只前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賣國縱敵遂致大變陛下若肯決意親征祖宗之心庶其在此祖宗在天天必相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坐薪嘗胆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效臣謂一旦行營北顧兩帥之頭可致麾下竊願陛下克意圖此勿為東晉委靡之計臣又聞朝廷遣使奉迎神主欲往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鎮江豈非朝廷必欲南去然臣又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與之決戰果然即是神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陛下親征願載以行武王伐紂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曰奉文王伐不敢自尊臣願陛下奉君祖宗報怨金賊何為不可又聞朝廷復

請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不足窺測廟堂之議然而鄙見陛下頃者先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世世安處輦轂之地不識戰陣今遭兵火復失二帝攀戀悲思不能自處日夕引領願望陛下車駕還歸陛下萬一徑爲他幸竊恐都人必生怨心乃謂陛下棄我而去臣願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中外治兵選將速圖親征若以二聖六宮九族遠征之故顧瞻宮闕難以爲懷必欲他幸亦須畧到旋即他往仍須擇一二重臣賢有才德素爲都人所倚仗者留守京師分兵四屯衛護宗廟然後可以保其無虞如或不然都人之心日夕惴慄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間而起畿甸之人誰不附之以求休息并或金虜聞我既去謂必大怯即必擁兵衝突而至據有京師皆能坐障東南糧道未必更無南眺之意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關中是宜先圖固北京師然後徐爲長安之計若曰便欲渡江而南自江以北即非我有反在他人指揮之下雖有大江不足恃也縱能立國不過東晉陵遲之漸又况方欲報怨金賊金陵之名以其嫌忌有類栢人爲此計者何未之思臣願陛下勿效東晉江左之行決爲真皇澶淵之役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非陛下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也臣願陛下斷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取材誤蒙陛下記錄首賜追召臣

不敢默默以負陛下所願陛下大明誅賞而亟成中興之大業而已
宣和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淵聖皇帝即位之五日臣時在太學
爲諸生嘗與同學生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示天下
今日遭遇陛下亦首以大明誅賞爲獻何也臣竊以謂誅賞人主之
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無以驅使天下不能
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欲求內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
哉武王之伐紂乃在於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
賞善罰惡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
以爲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下而指揮
四夷何憚而不爲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八月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蒙恩追召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訖當日晚聞宰相李綱
乞出臣即於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位力論
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
下用兵親征以邀還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
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未
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
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

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謨而臣之罪實難逃於國法倘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已必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庶幾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曖昧而沒也臣竊以李綱之爲人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私致身徇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陛下之聖明奈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奸邪深疾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既爲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誰爲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不下則虜氣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竊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聞尚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江寧奏狀乃是綱被召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啓請綱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綱到行在爲宰相專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不可恕也若即更而爲歸京之議則金陵之說乃綱昔日之言也

請以今言爲正豈可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竊意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許綱前失欲使百姓怨之耳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欲歸咎於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昔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兒戲臣謂今謂大臣請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聾聵百姓有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既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爲非策自今以後必無勸陛下爲江左之行者況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况聞近日盜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縣官吏甚衆又聞嚴州洞寇尚未殄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寧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寧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先據此二州以爲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衆散走淮甸四散汴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劫臣謂雖太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於已亡之餘天下恟恟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並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臣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况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

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強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尚得爲中原之人其屬望於陛下者諒不勝其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爲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即日便歸虜籍矣虜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帖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人指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竊以爲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爲

此行所以尚爾詭譎以畢其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遼決意早歸京師而已竊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爲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既已修築復舊陛下倘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爲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鑾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虜氣而二聖鑾輿歸還有期臣竊惟戎醜之性真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擊則掉尾逸去願陛

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奎輿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故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竊謂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爲雖未必一一皆當奈天下之人着意屬望皆願以爲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心之向背其綱之謂也臣竊惟進退大臣天子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留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即使善去而又加恩數以遣焉至於有罪爲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出而謫命之下必按臺諫章疏撫實行詞廷者李綱蓋乞出也比見麻詞謫語甚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私忿而不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竊怪臺諫之官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令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爲一言之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預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爲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耳目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奸觀望如此尚可容乎願陛下處之臣竊謂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

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也伏念臣
以一介疎賤荷蒙陛下記錄姓名即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非
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
於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少陽公盡忠錄卷五

詔勅書劄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十四叔孀十八叔孀三十叔孀家中骨肉上
上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
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
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
定矣竊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兒煩惱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
以他故而死也新婦并二女東不暇顧恤盡教婆婆姆姆諸叔孀照

顧處置新婦見懷妊或得一男即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矣六五
弟善事六三哥同共奉侍二老兒勿教失所想諸叔孀更不在叮嚀
也二弟徧諸房尊長呼名起居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今年便可與
他成結了却死生天也切勿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行李盡付六
十郎并諸僕携去且助二老兒使用大娘長成中間已許四六姐六
五郎爲親如他家不悔即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此紙送與四六
姐一看自餘不復言矣秋氣尚冷伏祝善加保重不備建炎改元八
月廿五日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諸叔孀座前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郎諸弟妹不
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道意東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書
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一多與
錢羅貴遺去梓州襄城爲二嫂去秦宅下書恐月初到千萬千萬
東又覆

李猷贖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
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于此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没于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
雙門外忽見太學生友人陳少陽叙閣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
未有館舍子當爲我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
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
氣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
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爲我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
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
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

猷知其爲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執付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方就卜於日者孫黠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罪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於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於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等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徒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知信乃言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祝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昇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

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癩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耳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并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遣其柩遂急還京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乃賞出半片紙惟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首肯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尚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即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輒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云紹

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少宰吳敏等上陳東死事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臣伏見太學生

陳東死於言事

以下缺

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於陛下即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朝威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考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追贈官爵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憫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沒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爲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賜承事郎仍與有服親廸功郎一名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

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叅知政事王綯奏曰昔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臣被誅此其鄉里上惻然下詔曰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急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_錢五十萬

請祀其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諭宰相

諭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勅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勅中書門下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陳東置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誠未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更與兩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撥賜官田一十頃

追贈朝奉郎祕閣修撰詔省勅見藏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祔閣修撰

勅故贈承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意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為忠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可依前件奉勅如右劄到奉行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

中

闕

中

書

令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鼎

叅

知

政

事

度

叅

知

政

事

與求

權

給

事

中

殷復

中

書

舍

人

居正

十一月八日申時都事受呂安道

右司員外郎晏敦復

付吏部

官陳東弟南省勅

誥贈朝奉郎祕閣脩撰陳東弟奉勅如右劄到奉行前段

主事 姜文成

員外郎 兼權思溫

令史 崔秀

彥通書令史 王澄

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陞朝官父

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滁州清流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

事陳嗣宗故父贈朝奉郎祕閣脩撰東右 擬贈右朝請郎

令史 闕

右僕射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文

叅知政事 臣炎出使

叅知政事 臣克家

尚書 闕

權侍郎 兼權尚書臣之奇等言謹擬王植擬

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乾道七年四月 日

臣僚論汪黃劄子

臣等伏觀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爲之感激臣謂宰輔菲才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容誅然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爲奠祀之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幾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黃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專任仰成之寄固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爲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於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愚夫愚婦咸知向者東澈之死事非陛下之本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於潛善伯彥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受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目仰瞻君親伏望聖慈特垂睿斷

宋少陽公盡忠錄卷六

挽詞

右丞襄陽許翰哀詞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爲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所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上位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

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後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視是伯彥愆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闕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愠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迹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禍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大元帥心宜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計猶栢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拂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已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并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於

謀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
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
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旨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
焉詞曰紛哀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發兮身
夷胡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
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
兮是圖違恤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曷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兮
智伏世解體心離謂圍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今兮誅鋤將
鼓衆兮爲奇乘新造兮惕愒寧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
諫兮縱非當箝鍵兮摯摯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云聖斷兮
若斯彼蒼蒼匪天乃誕兮敢欺說臣作君兮敢蒙毀陰機杳兮莫窺後
執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予詞

讀右丞所作諫議哀辭

鄂國劉相

并州更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開口劇談如
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興言扼腕微有傷吾祖昔違卹緯計屢以直
論干君王讒說弄國賢者避禍福相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
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既爭日月光真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後長
者却識前輩奚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陽以浮言益私曲誅奸發德

示後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門凡幾門聖朝報稱非少恩統蘭
袖出承命帖猶幸及識公之孫春秋愛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未爲厚
况今公議方大明叩天大叫君無後故人夢想規大賢景仰高行思
執鞭典型方及見故物倏爾長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爲君勸官爵未
足酬君願行矣志意勿倦遊歸而視之有家傳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洒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着意奸臣極
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
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恨無慶忌救
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介草茅言世務從公無
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匭函諍事觸
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
有淚沾巾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蓋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忠憤誰能念
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
騷附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

待制張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予
愚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又

金沙張光輝

義氣衝星斗忠謀歎帝閭無心干爵祿有意正乾坤遽墮隄人
手何慚烈士魂茅茨豈潛德千古令名存

伏讀諫議奏稿有作

後郊王之埜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護未多故笏是
甘棠

哭祕撰陳公鄉先生

主簿陳才卿

封章一讀齒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夷狄尚能知姓字兒童猶復爲
辛酸滿朝臣子應知戒後世奸邪不自安猶有英靈凜如在休沉塵
跡夜漫漫

又

徐春中

水懷壯士雨淚寒我思陳公何悲酸陳公九泉友逢干桐村源頭雪
漫漫帶經堂前草班班終日哀吟復倍歎百年一奠勝臨棺羶裘負
強靖康歲蠹賊內訌侵天語銀袍一唱空天關書奏八九誰省悟盡
言兮驗著龜之應履危兮薄雲天之義不以山高岱將壓而遽移其

視鼎鑊可赴而如歸鯨波方再澄帝憫公誠卑爵錫田土孰敢輕勸
旌雖無一時公卿之高位自有萬古不朽之真榮諸生叱罷不從泚
爭如伏闕能就死萬家之封急辭燕其在於今孰稱賢

題塔詞

丹陽丞 吳澄清

讀公遺稿未冠年義膽忠肝氣凜然六賊萌芽俱泯絕一庵草木愈
明鮮縣庠屢拜先生像邑里相逢後嗣賢畢竟固知多必大待看接
踵佐周宣

何元泰

在昔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九秋霜藥石塵丹宸琅
玕寶屨囊後來門下客多有紫微郎

浚郊趙時瓌 丹陽

胡駿昔長驅高屋建瓴水樵奸誤國家和議甘斃散遂令九廟尊冒
沒在棘枳帶甲百餘萬一嘯自披靡堂堂諫議公屹若頽波砥叩閣
片時宰不惜用一死此死不足道聞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厦於時不
可爾使早定大計何物摩壘可憐紹興間賻贈官其子我得觀遺
稿感慨寧已矣千歲凜如生作者書於紙

文靖公

少陽一疏剪羣奸袖手歸來風月閒悞國小人猶發縱叩閣諸子尚

延關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能立兩間暇日西湖乘画舫好將樽
酒酌孤山

少陽先生贊

漫塘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閭恨不手鋤奸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凜凜奸佞者
盍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題有歸樓五章

以下未刻并錄於此

巡按御史葉忠

書生死亦榮廟堂悔何忙金秩雖有加忠魂豈能挽南渡成草草坐
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神羊能觸邪豈識布衣賤無劍借尚方而以頸血濺死者得瞑目生

者何顏面嗟嗟黃潛善嗟嗟汪伯彥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虛載上書何激烈就死亦慷慨墓門草芊芊鄉
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精神尚如在

天地豈蒙昧負此一掬春兩朝有封事可以識其真勁氣塞蒼昊遺
風振義岷為公起高閣何用圖麒麟

公世隔宋元公名重桑梓顧我懷秉彝千秋亦王李祠以妥英靈詩
以薦芳芷歲時走村翁綿綿曷有紀

過祠有作

巡按御史苟汝安

霜曉丹楓落林疎古廟存鄉人頻薦豆過客每銷魂䟽切誅奸意身

酬養士恩椒漿酌河澣悵悵下重門

又

工部郎中同邑張珍

宦遊^休重謁少陽祠水色嵐光悄四圍碧草尚含亡國恨寒鴉空帶夕
陽歸誰憐龍比身先逝獨恨汪黃事已非一覩遺容凜生氣西風吹
淚洒征衣

又

會稽孫應奎^{給事}

滿地干戈萬國昏君臣大義定乾坤豈論二豎無天漢但願孤忠照
帝閭精爽猶將開日月恩波空自及亡存臺前哽咽東流水似爲先
生哭又吞

陳表丹陽令

仰止如山湖上過水光風靜起漁歌捲旗未可終忘汴立馬緣誰不
渡河入骨遺奸還紫閣經春荒塚自青蘿少陽頭斷人曾續錯刃同
舟視此何

拜脩撰陳公墓

邑人睦晉^{理問}

有宋昔南渡國勢如奔湍怒風動朝野暮雲薄淮山陳公布衣士慷
慨懸忠肝裂背視讐虜正論排朝端天聽意淵然嗚呼死權奸遺塚
三百年拱木淒以寒尚餘剛烈氣塙塞穹壤間經過下馬背感涕何
沈瀾頓足發餘哀驚麋竄叢菅豈無賢守令樹祠像衣冠神來得所

依爲民痛癢憫懷哉桑梓 歸路空長歎

秋仲二十五日祭少陽先生祠先生於是日死西市

長洲過於飛丹陽教諭

夜半妖星落光芒犯少微君王誠褻耳臣子自知歸國事移羣小中原泣布衣建炎三疏在伏闕寸心違

過少陽祠二首

西蜀健庵道人失名

柳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前兩度過一曲楚些千載恨倚天長劍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六賊遺羞四百年花外杜鵑禁不得丹陽煙雨暗湖天

題陳公祠三丹亭

蔡沂

生同國色原無主血瘞江南始有家千古忠魂消不得東風開作故園花

少陽先生像贊

荆谿徐馨

不以亂朝諱忠直之言不以布衣薄君臣之義陳言者三凜乎國是先生云亡宋斯已矣

祕閣脩撰陳公少陽贊

汪徽

惟節與義天下大關杲杲龍驤為人所難死輕鴻毛名重太山兇徒逆儔胡不厚顏

祭宋脩撰陳少陽先生文

巡按御史葉忠

惟公才亞董生君非文帝忠比朱雲相非慶忌乃以布衣而預廷議
言發禍從理所必致從容就誅亦以取義輿櫬自隨竟酬初志於戲
公忠在朝公名垂世仰觀白日猶有生氣汪黃何尤行若狗彘決彼
江流難滌腥穢得失較量定於千祀况惟主心寵及來裔一身之屈
四海之利逢干與遊斧鑕奚避忠也昔慕高風今按茲地作廟妥靈
豈曰私媚寢廟奕奕居河之涘英爽赫赫穹壤同敞茲當落成率吏
以祭蘋藻非羞我誠意尚饗

宋少陽公盡忠錄卷七

題跋

遺帖

晉陵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闕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耶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怪乎忠義之士往往陷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其所為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於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寃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儉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賞典英

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輩氓與糞壤等忠義果可少
貶哉余知少陽不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熖時能贖其屍首并歸
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爲人
也從可知矣故予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
有一日

跋家書後

弟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爲太學生當虜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
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
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

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
不免畧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
纖悉備畫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
裝背一日其壻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
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
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
家德至渥也則其大節固已託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
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於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
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二年夏四月望日

弟南泣血謹書

讀許右丞哀詞

曾李狸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腕於時諫議大夫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憾之卒以忠死未幾天子感悟越等加恤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詞一篇備言死事專去肉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辭則反若已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己之義微許公之詞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著是詞未敢誦言於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之蓋有待而後出也許

公既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詞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藁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李狸曰進之將以是鏗諸石子盍爲我識之李狸矍然驚曰是詞之不忘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於前韓退之序之於後今此詞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爲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秘而不傳乎進之曰唯李狸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乾道九年六月甲子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 益公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脩撰王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於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爲哀詞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擾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原老叟周必大書

盡忠錄序

丞相綱之孫 李大有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祕撰事云祕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夙興論說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寔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

不以爲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稿不傳於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朝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制詔中語固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鋟木以廣其傳祕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爲之死是書也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以譎必誤中興遂改極法次李春部成

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
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能
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 或
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於二人之毒手無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
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黜然被害人無知其寃者則祕
撰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爲之慨慕興起可謂死
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
故述名書之義與祕撰所得其死者姑採撫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跋奏議

金華楊邁尚書

右脩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國勢危如綴
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
言召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
也祠堂於學而遺稿弗著非缺典歟乃取奏議手帖刊之於學宮且
以高宗皇帝贈恤之詔冠之篇首於以明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
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譙國樓瓘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
家當傾側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

天下事與櫬自隨而權臣諛慝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爲舉世之利今日之死不以甚明宜少陽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憐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求而歸藏之蓋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括蒼胡攀鱗字士龍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修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儷美匹休矣攀鱗

每恨生晚所得梗槩僅若此有如英姿丰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郡安撫墓誌經畧錢待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叅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爲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斑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令名公巨賢品題溢篇其待予諛聞刻書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粉社事契稠篤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爲萬世師有頑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爲高巍乎天

地不足為有容也切謂孤竹君骨仙之後公其人欬攀鱗才誦文菲不能自為臆說謹撫聖賢之言以識古訓遽伯玉耻獨為君子修撰流光不朽固矣伯父豈無華衮之榮云

四明樓鑰尚書部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緝莫若忠孝節義一操諸身非特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無言責於己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奸臣闕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己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

以旌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覩公書一識公

雖條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鑰於國史拜公之名

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旦正於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覩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臣諸公於時為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臄

泰州野人失名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歎其後建成朔方之議公孫弘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殺士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弗誅而公孫弘固爭卒夷偃族則前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未嘗

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弘之居相位內深意思雖同
時賢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况偃輩晚進用事
才出弘右而數詘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
心而爲害能之世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
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弘輩
讒疾妬害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尸俾
得還葬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
苟有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亡身之危爲國之災以天下言爲天下死
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啓少陽之口初有意於中興故不啓吾君之心
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
與之攜手而遊之嗚呼少陽之死爲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死也吾
亡無日矣

劉 槩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艱乃有如殿撰陳公
少陽上書乞竄逐奸黨諸生莫不義而從之彼高官美爵列狀都省
甘爲虜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

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悟汪黃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卿黨耆老伏誦感泣嗚呼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爲公斂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宇禮卹其後昆以廣聖恩褒忠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定癸酉臘日

跋陳歐二公行實

李 統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爲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

江至平江下罪己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廸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爲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叅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己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爲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詔爲邨所草高宗不以爲諱以宸翰宣布所倡宰臣非才謂潛善匹馬南渡益深悔維揚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脩撰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贈卹之翌

日也罪已而勃興於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於以見脩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新知建寧府軍李統書

跋建炎第三書

劉宰

修撰陳公卿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四書家具具有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樗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益建炎第三書公所以坐於殺者其詞旨鯁亮字畫適勁使見者駭嘆豈光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留以爲家寶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爲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爲前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孫甥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予既爲公惜諸藁及遺書之亡而幸此藁之存因公四世孫燁裝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稿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浣

跋遺稿

金因 潘彙征

昔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閣過曾大父極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閻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爲詳尤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名節不

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稿見過開卷端誦想嘆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嗚呼公卿大夫寧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不啻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跋建炎第三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脩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身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罪一言者是宜忠言嘉謨日聞於上羣臣委籛駢散婢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竊有憂焉者也嘉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倚於錢塘使此鯁論徹於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脩撰孫枝不固窮於京口齊人

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可矣盍行乎

東陽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爲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於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於韃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爲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稿俯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臨川羅愚御史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東陽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閻公之稿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翌日

跋遺稿

莆人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莫支京師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興犄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議者謂宜遷汴然吾之軍政未立虜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

至於越江犯澗蓋嘗以河南歸稅况不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黃輩庸闇無遠略虜犯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急鞭馬南騫悞國若此而莫能預爲上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爲太學生力疏其奸輿棺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今百餘年凡事闕天下之大計若儉士之污在朝廷敢而不敢言時聞六館諸生叩閣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儉士陰有所忌茲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蓋言之效欤故因覽陳公遺稿而重有感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宛陵吳潛留守

古今獨唐相裴垵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耳其殺洩也固宜嗚呼金虜而既亡矣而濉陽之郊百年之下獨柳悲風猶爲諫議唧唧也主國論者可不勗乎端平改元四月望

歷城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玉草茅憂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近殺後世猶賢之况諫議陳公耶敬觀遺稿直筆如生又重爲之三嘆端平改元四月二十三日

富川桂如虎 脩撰

建炎間二奸佞之謫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十事雖出於臺臣實脩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稿重爲之感嘆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鄂渚徐畋 制幹

讀諫議叩閣遺稿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爲奸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非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

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金沙陳宗

孔子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媵阿與波上下爲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之爲狂人則目之爲病子審如是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稿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黃爲鬼爲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於世豈不動心駭目相與咨嗟殿撰之爲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謫耶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

今以真所以奇殿撰者而相交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前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所望也不然此稿猶破故紙耳嗚呼嘉熙二載良月下浣

桐鄉章琰 鹽運使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鄭民伍寔 制幹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亦力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唱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於所沮疽發背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慷慨節義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人固有可已而不可已猖狂妄行以陷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誠使當時逐汪黃

即日銜輿北還而宗公則以無我十策指揮王善揚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向之一百八十萬衆悉潰裂四去而虜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哉

東陽滕嘉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即爲邊面未可爲至計也然自陳歐陽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鄂王皆惓惓此意何欵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僞定一時而蜀之君臣欲以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

十五

獲晉侯以歸晉之君臣反首羨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戚憂以重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圉喪君有君之說足以代秦人之謀誠主在與在亡與亡其氣勁其志專敵人畏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羣臣但有乞哀祈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哉示敵殆且弱矣獨公所議大義凜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強形以號召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異時金虜既陷中原不取遽有之刈以授僞齊久而後取使中原善取之齊者以絕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虜豈能有中原哉跨江涉淮渡錢塘犯四明自不期涼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是誦汴不可期何足

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執和議行乎國政如彼其父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夫二公效死之節聖主悔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覽卷涕洟不知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予曾大父爲尚書郎上書申救又槩籍籍縉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父云在館中嘗見此書稿而予家不傳文獻不足徵也觀公真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跋遺書

南容王邁按察使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爲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於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適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予嘗獲觀脩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惓惓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間八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畧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稿字體與前書而加小爲之撫卷涕洟

孫應鳳

山嶽遭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撰公詠雪之章也倘檢壬方張邪黨將盛公以誚之不少怒豈惟書哉此公之所
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爲難彼汪黃獨不死也多槿朝菌終歸臭腐公如柏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孤堂牢落松栢蕭疎孫枝凋零
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搢紳其相與圖之淳祐己酉仲

新安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嘆世事淺薄志士
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稿前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
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
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詆斥權奸之死靡
憾流芳簡冊聞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予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
重有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印應雷

讀陳脩撰奏議聳聳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第三書稿
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辭淳祐己酉仲春

三山許竊炎

此稿思陵殿前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聰頓回則昇
櫬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

公不死於此時他日老檜挾虜要君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歲暮

灑山朱文炳 運使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直與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生廟堂居閭闔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嗚呼公爲君父死爾爲社稷死爾二子惡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訊犬豕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浚有不懌者焉當時君子命脉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懼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晉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跋逸傳

江萬里 丞相

萬里青史餘生已與時世無相問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其前脩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方患在軟熟雷公會進者之不可作夫使忠義鬱於人心而大作於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寨海以爲勇正象此氣脉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事姑置弗論即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浸灌又常苦不續有能爲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九月二

十六日

跋遺草

覃懷李節 提舉

晁錯忠於漢以盜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爲之喟然此太息而已脩撰陳公當皇祚傾險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鼂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已自咎昭然布告於天下而無匿止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而我宋之中興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浣

古汴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之此奏

十九

忠肝激烈輿櫬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間詆斥奸京孽輩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黃何物乃爲京黼之所不敢爲而爲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于含笑於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於胡鬼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古汴趙時寶書于南風堂

跋祕撰誥詞

胡儼翰林

予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啓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太息流涕深爲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誥辭有八年於茲一食三嘆不能自己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實汪黃所爲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

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於今誅之不已故難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死者重於泰山其斯之謂與

跋贈誥臨終手書

右副都古洛畢亨
御史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耳數詣闕上書論時政得失力詆羣奸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將終身焉迨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黃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死權奸之手嗚呼惜哉

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迨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予奉命巡撫南圻考索郡志乃得先生傳誥并臨終手書一二遂命礮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也已

跋建炎第三書草

吳郡祝允明號枝山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無幸金陵二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磔內豎至輿櫬俟戮疑其所言必巉絕近詳觀此稿開陳事體屈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

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倘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石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日記

墓表

龍谿林魁

鎮江府知府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

十一

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於九原者宋季奸人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愾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幸免而汲汲國難死其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中國之恥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以蒙腥膻衣冠之化不可以易左衽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亡而中國存即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

春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
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爲先生興哀於千載之下也魁爲童
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
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丘隴謂墜榛蕪進遙胄出家狀獲覩
遺容暨就義本末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爽嗚
呼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
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八

遺稿雜詠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飛廉強攬朔風起，朔雪飄飄洒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撫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閣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鄴。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

律詩三十韻僅存二韻

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許昌抱關夫子特相將輕衣短帽秋風裏瘦馬羸童古
柳傍黃葉翻翻慘離思濁醪沃沃澆愁腸欲知此別情懷惡正是平
生氣味長公歸且作詩書伴我去幸依鴻鴈行酒闌徑渡石橋子回
首高城揮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遊兼勝亭有作三首

危亭兼雅勝勝景足奇觀湖水涵天入山雲帶雨燔千松偃夜月萬
竹撼春寒玉井汲甘冷塵緣那得干

又

野曠湖山遠林深松竹幽舊題看壁立前事逐萍浮荏苒荒三徑依
稀度九秋故人應念我雅會莫遲留

又

三 皆吾弟阿章才更豪風流江左舊句法杜陵高雅志在五馬壯
心連六鰲時哉偶未與日且醉金舫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時引金盃拔劍看光芒高徹斗牛寒要令世事從心淡可謂人情徹

鼻酸經術豈應窮皓首文章何用苦雕肝吾徒行與功名會莫作羈
人日夜嘆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虞章

依依客館夜燃膏子夜離愁無處逃閒炷爐香聽夜雨快斟盃酒讀
離騷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弔古人殊不遭一陣曉寒催画角朝來爽
氣碧山高

彥雋母挽章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獨不偏內行無慙詩婦孝母儀何啻穆
姜賢庭幃已嘆芳魂獨宗族空留舊事傳惟有南垓多少恨忍看松

栢鎖寒煙

少馳賢孝譽來配穎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瑕一鄉蒙愛惠百
口藉生涯享福逾中壽歸歎勿怨嗟

穎川二絕

我家本出穎川姓幾世不曾歸穎川今我暫來忽暫去太邱風流誰
與傳

我來穎川何所見青青古栢古城傍知是荀陳手親植令人不覺淚
行行

次韻士繇惜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遂身未老白眼青青頻
舉觴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雷公徽玉粲明星照出師襄指下聲可憐此地無人識喚作新來黑
瘦箏

漫說朱絃太古清正無矇瞶在周庭高山流水本無事安用區區俚
耳聽

與士繇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早別金山恰曉鐘離帆分破一江風瓜洲渡口波聲遠後夜相思明

月中

京口瓜洲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爲離人好不爲離人數
往還

題吳公輔庵

一徑縈迴屋數間我來聊欲寄清閒道人杖履知何處空鎖烟霞萬

疊山

茶

偏愛君家碧玉盤建溪雲脚未嘗乾書生自恨無金換聊以詩章乞
數團

送友人喪二絕

欲認青帘索酒嘗，俄驚丹旆送君喪。
呂莊編戶傷心切，愁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厦勢巍巍，有意于門駟馬車。
未乾壁土君先已，賀燕翻隨弔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昔常隨祖母過，登堂共慶尚垂胡。
十年未遠皆流蕩，地下相逢果有無。

七夕西江月詞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
歡情盡逐曉雲空，愁損舞鴛歌鳳。
牛女而今笑我，七年獨卧西風。
西風還解過江東，爲報佳期入夢。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育生公之鄉。後三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第三書草，即刻之石，以不見其全爲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託編於陳魯南氏圖梓，行以傳此。蓋嘗索於鄉先進丁君倫，繼其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族人曜也。正德乙亥秋九月丁未，後學孫育謹記。

祕閣公祠堂聯 附

孤忠懸日月

皇恩春有脚

正氣塞乾坤

頭門

臣道日爭光

儀門

建言於瓦缶之朝授命於韋布之日孤憤激千秋後來武穆文山差堪嗣響

足爭光

過有官田之贈旌忠有俎豆之傳重恩綿百世前此商閭比墓詎

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

嘉靖中
鄭普題

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為